

LUNLIXUE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编
罗国杰 徐惟诚 主编

YUDAODE JIANSHEYANJIUCONGSHU

ZHONGGUO TESE DE LUNLI WENHUA

中国特色的伦理文化

葛晨虹 著

092

02

河南人民出版社

LUNLIXUE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编
罗国杰 徐惟诚 主编

YUDAODEJIANSHEYANJIUCONGSHU

ZHONGGUO TESE DE LUNLI WENHUA

中国特色的伦理文化

葛晨虹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的伦理文化/葛晨虹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8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丛书/罗国杰,徐惟诚主编)
ISBN 7-215-05318-0

I. 中… II. 葛… III. 伦理学-研究-中国
IV. 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43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印张 9.5

字数 238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总序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是“以德治国”的必然要求,是调整社会主义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风尚、提升广大群众道德素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发展,人们的道德生活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进行理论创新,在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功能和作用、特点和规律、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实现途径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有力地促进了新时期社会道德生活的健康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立足中国现实,继承民族道德优秀传统,汲取外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不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尚,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党的十六大报告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

高度强调指出,我们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国广大伦理学工作者的光荣历史使命。时代的召唤,历史的重托,激励我们组织编写了“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丛书”。“丛书”由九部著作组成,分别是:徐惟诚的《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罗国杰的《以德治国与公民道德建设》、宋希仁的《伦理的探索》、许启贤的《道德文明新论》、夏伟东的《变幻世界中的道德建设》、吴潜涛的《伦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龚群的《道德哲学的思考》、葛晨虹的《中国特色的伦理文化》、肖群忠的《道德与人性》。作者中既有我国理论研究与宣传领域的资深人士和领导,也有我国伦理学界的老一辈著名专家,还有逐渐担任学术重任的中青年专家。这些成果大多是作者近年的最新成果,有对时代重大道德问题的研究,有对伦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也有对中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还有对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研究,涵盖了伦理学的方方面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虽然作者有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专长,学术观点,但均是围绕“伦理学与道德建设”这个主题展开的。同时,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也注意充分尊重作者的学术见解和立场,坚持百家争鸣、文责自负的原则。

这套“丛书”的作者,除了个别不在高校工作的同志以外,大多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和教学的创始单位,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学术传统,几十年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多有建树,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建设与德育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中心”自成立以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始终坚持把推动伦理学的学术进步与促进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围绕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以德治国与公民道德建设,诚信道德等重

大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这套“丛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近年的研究成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伦理学研究也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如何推动中国伦理学的学术进步,如何促进中国社会道德建设和道德文明的进步,如何使这两者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联系得更为紧密,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关注的。我们愿与全国伦理学界加强学术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为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为促进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希望本丛书得到伦理学界及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的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编 者

2003年8月

自序

从事伦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已二十多个年头。

初识伦理学是在恢复高考后的 1978 年,当时在大学里没有开设伦理学课程,也不知还有这门学科。只是在图书馆里偶尔翻到一本周辅成先生主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即刻就被其中的文字和表达的思想吸引住了,当时非常惊喜于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学问,从此便和伦理学结下了知识、思想之缘。1982 年大学毕业时就选了伦理学中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这之后又先后师从了周原冰先生、罗国杰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从 1978 年至今,所从事的伦理学的研究和教学,无疑已成为伴随我一生的倾心的职业。

在我的研究视野中,一直是把伦理学作为一种人类理性智慧看待的。人类向何处去,自然的、客观的世界如何同理想的、价值的世界吻合起来,可能的世界如何向现实的世界转化,人应当怎样做人、怎样生活,都和伦理学的“价值应当”分不开。

在研究诸多伦理学问题时,我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对中国特色的伦理文化的把握。把握中国特色的伦理文化,和下面三个关系问题分不开:

第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深深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并铸造中华民族个性的传统文化,它的内在特质究竟是什么?其历史



根基和文化元点又是什么？在本书中考察的许多理论的和现实的问题，都和中国传统德性文化的独特视角分不开。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及其伦理道德，这首先意味着，今天的现代文化必须生长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元点之上。今天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决不能忽视民族自我及其传统文化。对自我、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缺乏自信心的民族，是无法从过去走向未来的。

第二，把握中国特色的伦理文化，必须和世界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更是不能脱离世界各民族文化来独谈“中国特色”。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伦理价值和文化观念，并不断在激荡中交会融通，但确实也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文明冲突。比如，中国文化中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德性理性文化传统，中西方具有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及其思想，中国还具有不同于西方的信仰模式，等等。这一切都是我们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和伦理文化发展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第三，研究中国特色的伦理文化，还必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远离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就理论而理论，这样的研究不可能真正把握我们伦理文化中的中国特色，也缺乏真正必要的价值和充分的意义。

由此，研究中国伦理文化、注重中西文化比较、关注中国当今社会现实问题，就成了我多年来进行理论思考的一种重要视角。事实上本书中大部分内容都和上述思考角度有关。如果书中的思考和研究，能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特色伦理文化的理解，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那也就是我的初衷了。

作者 葛晨虹



自序	1
一 传统伦理文化新探	1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模式	1
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模式	19
中国传统的德治模式	29
德性传统与中国特色	42
儒家理想人格的二极耦合	54
儒家对天地自然的德化	65
先秦儒学的实践理性	74
礼在传统社会中的德治作用	85
以礼化天下:礼仪的宗法人伦特性	106
企业管理与社会文化背景	121
二 伦理学基本理论研究	127
道德的价值	127
道德领域中的权利与义务	139
集体主义与社会公正	150
个人主义到底是什么?	156



德性人性论研究·····	162
神性人性论及其对人本质的异化·····	179
我们应怎样进行道德评价·····	190
建立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机制·····	202
诚信是一种社会资源·····	208
经济活动中的道德理性·····	217
三 现实道德问题研究·····	227
“以德治国”及其德治体现·····	227
公民道德中的爱国与守法·····	234
公民道德建设中的诚信规范·····	239
论道德环境建设·····	244
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塑造·····	256
论提高人的素质·····	266
人文奥运与北京市民公德教育·····	271
关于高校德育实施机制的思考·····	276
环境危机与绿色行为·····	284
中国伦理学 10 年来研究热点透视·····	292

一 传统伦理文化新探

►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模式

理论科学在儒学思想为主流的价值文化之中,始终没有发展到西方近代那样的地位。西方近代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是和西方自古希腊就开始的以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传统分不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东方儒学文化中和西方希腊文化中,呈现不同的架构。在古代东方天人合德意识系统中,自然物理之学从来都是置于人道心性之学之下的,在“心性”和“物理”这种传统学术分类框架中,自然哲学的“知”是服从于道德哲学的“德”的。而在古代希腊,人们是在认识自然统一思考中理解社会人生的“德”,他们往往自然主义地理解道德,道德一方面在当时没有成为独立的认识领域,另一方面,从一开始道德就被理解为是自然规律、“逻各斯”在人们关系中的投射与表现。毕达哥拉斯让人的行为服从“数”的“逻各斯”,赫拉克利特教人“听自然的话”,“按自然规律办事”。道德不是道德,道德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这两种不同的意识系统,使研究自然为中心的科学认识理性,和研究社会伦理为中心的德性价值理性,在东西方构成了不同的思维模式,



从而,科学理性和人文价值理性在东西方各自施展了自己的魅力。西方最终发展了人类文明重要的一方面——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高度发展的工业经济,而中国在科学理性不似西方那样凸现的情况下,发展出了独特的德性精神文明。

(一) 儒学与两种理性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虽以人伦道德为注重中心,但由于它的至善是以求真为进路,所以知和德并未发生根本分离。或者说,儒家的至善并不绝对排斥求真。在西学东渐之前,没有多少人注意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近代在西学冲击下,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反思,但大多也是循着“西学中源”、“西为中用”的路子,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历史现实,使中国人对中国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有了沉重的感受。尽管有梁启超这类的启蒙思想家一再指出,儒学与科学并不相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科学思想,至少不必然违反科学精神,但仍有在和西方对比中醒悟的人们开始表达对儒学的不满。儒学和科学的关系受到世人的关注,人们反省儒学对科学进步的阻碍。打倒“孔家店”的呼声表达了人们对几千年来的儒家传统文化的第一次“革命”要求。对儒学的第二次“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在群众性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儒家阻碍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是一项重要批判内容。

对儒学与科学关系真正较为冷静的讨论,可以说是在近年来开始的。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向西方借鉴”和“传统文化”热了起来。儒学传统对科学的影响作用又一次成为重要的讨论题目。

讨论虽然很“热”,但可归为三方面声音:一种认为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只注重社会人伦,对自然的探究兴趣不够,和儒家文化的德性思维比较起来,认知思维没有发展起来。而今天要想跟上时代,实现现代化,就应当变革传统,向西方文明学习、靠近,儒家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向现代化前进的文化妨碍。另一种声音显然要温和中立一些,它力图从两个视角说明儒学与科学发展无关:儒学并不必然带来对科学

的压抑,因为儒学产生以后就几乎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科学曾经有一度领先世界的辉煌。科学有时候有独立于哲学等人文科学的能力。还有一种声音,其着眼点是谈儒学实践理性的可能作用。这种实践理性是“天人合德”观念的思维产物,在其思维深处,社会人文价值和自然科学价值是合二为一的。

传统必然要融入现时代。那么儒学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到底居于什么地位?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当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具体到我们此刻讨论的问题,“天合于人”的实践理性思维方式,对科学、生产力、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文明的进步,究竟是祸是福?这是一些非弄清不可的重大理论问题。

人们讨论以研究自然领域为中心的 science 和以研究人文社会为中心的伦理文化关系时,用过许多大同小异的名词。如:“科学理性与伦理价值”,“科学与道德”,“自然与人文”,“自然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真与善”,“事实与价值”,“理性与道德”,“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等等。不同的概念表达的角度略有不同问题到不大。但不同的概念指称有时候会引起理论歧义和误会。比如,当我们强调“科学理性”和“伦理价值”的对立时,就向人们传达了一种“伦理价值”不是“理性”的信息。这给本来就需要弄明白的问题增加了澄清的困难。为了便于从本质上讨论问题,在概念前提上就应有一个确切的把握。

实际上科学和伦理同是人类理性的表现。何谓理性?理性是一种人的能动力量,是人在本质方面的重要特征。人不同于世间万物的特质之一便是具有理性。理性是人独有的自觉意识和能力。认识世界探究自然,是人的一种理性能力,研究社会认识自己,给社会设定理想目的并给自己立法,也是人的理性能力。在此,相对于二者所研究的对象领域的区别,人们把以自然科学为对象的理性称作“科学理性”,把以伦理道德等社会人文为对象的理性称作“价值理性”。在这样一种概念基础上,我们再来继续讨论儒家德性价值理性和科学理性以及儒学传统文化和中国科学发展的问題。

两种理性应当合一。在本质上其本身也是合一的。

人类高出于其它动物的标志之一,即他不是被动地适应生存,而是积极主动地认识利用改造生存的环境。人类并非只要自己的生存需求得以满足就够了,人类一方面认识客观自然探究规律,同时在认识利用客观自然的过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意图、愿望投射进去,自觉不自觉地给事物以意义和评价。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追求合自己目的的结果,在不违抗自然必然性的范围内,总试图在自己所知道的选择范围内作出最后的选择,这就是人类理性。

在认识自然、积极顺应自然必然性活动中,发展起了科学和人类认知世界的理性能力。而在追求合人类目的合主体理想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善、美等代表人类主体选择的价值理性。如果说前一种理性表达的是一种客观必然性,那么后一种理性则表达一种主观价值合理性。

这两种理性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所阐述的关于人类生产的两种“尺度”。认知理性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物种的尺度”,而价值理性属于表达人类主体选择的“人的内在尺度”。在西方思想史上,人们也曾把认知理性称作“纯粹理性”,而把价值理性称作“实践理性”。在中国思想史中,虽没有明确提出“理性”这个概念,但在儒家提出的“力命”、“义命”不同关系范畴中,已内在包含了人的两种理性能力。

科学认知理性,或曰科学理性,主要回答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它探究自然规律,并能动地运用这些已掌握的规律,创造出为人类服务的科学技术及其物质财富。相对而言,科学理性所驾驭的世界,是一个“真”的领域。这是一个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领域。

人文价值理性,或曰价值理性,主要回答世界“应当是什么”、“怎样才能更好”的问题。它主要给科学物质成就丰硕的世界一个善的和美的基础,给认识、征服、开发、利用自然的活动一个长远的合理的计划。另外,人要认识自然,也要认识从自然中产生出的自己,要控制自然对象,也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让人类发展得更完善,生活得更美好。这一切都需要有一种体现人类理想目的的价值理性。人类的价值理性也正

是在认识改变客观现实活动中,在用“人的尺度”去引导、把握“物的尺度”的能动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没有价值理性,人类的科学理性将是盲目的力量,这种有缺陷的力量最终将把人类引向毁灭的边缘。

人类要生存,要征服自然,要实现自己的能动本质,但人类生活并非只要求认知科学理性,人文价值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更加重要,因为它引领着人类发展的根本方向,表达着人类生活的真谛,我们要驾驭开发自然,要让自然为人类服务、贡献,但我们同时也需要得到自然的同意,用人类主体尺度权衡一切,也必须使用客体的尺度。人不能仅仅单方面地发号施令,而应学会和自然对话。在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环境之间,在追求物质财富和追求社会公正之间,在今天和未来的代际利益之间,有很多孰先孰后、孰大孰小的问题需要权衡。人类必须运用理性去比较和选择,这就是价值理性所应完成的任务。

人类的世界既不是纯粹的客观自在,也不是纯粹主观的理想。人类应有的世界恐怕是:不仅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而且合乎人类自身的需要,也即,不仅是真的,而且是包含了人类善的美的理想愿望,包含主体需要的价值存在。人类的世界作为体现主、客观统一的结晶,应当在里面体现客观规律事实、客体的尺度,同时也必须、必然有人的本质力量,有主体的尺度在其中。在发展科学理性的同时,也应发展起价值理性。当然,在发展价值理性的同时,也应发展出科学理性。人类的世界本来是也应当是真善美统一的合一,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

(二) 西方科学理性与中国价值理性

在人类理性发展长河中,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时结合统一,有时则分离开来,在人类古代朴素思维中,人们多是直观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当中国古代先哲在强调“天人合一”时,西方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也在他的理念世界中,构筑了以善理念统领真、善、美学科的“金字塔”理念体系。天人不分也罢,以善理念统领真善美也罢,都暗含了人类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统合的悟性要求。

然而,遗憾的是,柏拉图建构起来的以善理念为理性统领的思路,



在西方并没有作为主流被接受下去。事实与价值,科学认知理性和德性价值理性最终分离得很远。在从古代走向现代的历史时期中,科学理性一步步发展起来,价值理性逐渐丧失了它应有的地位,科学技术随着时代发展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现代,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信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科学几乎成了人类文明的代名词。只要有了科学技术,任何人类难题都能解决,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有了科学技术,人就能成为自然的主宰,成为无所不能的神。

正由于对科学理性的尊崇与信任,使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攫取了越来越大的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制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来满足自己迅速增长的物质欲望。科学理性的力量证实了人类的巨大能力,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解放。但与此同时,西方人文价值理性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缺少人类价值理性指引的科学技术,在有些情况下成为一种盲目的力量。这种力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与尊严。事实上,长期沉默的大自然对人类已施以报复,如酸雨、沙漠化、物种灭绝、地球资源枯竭、大气环境污染……许多由人类制造出来征服自然的工具(核原子)变成了威胁人类的武器,许多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的尖端技术同时也带来了令人类头痛的难题。

不仅如此,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还使人陷入一种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之中。在巨大的物质追求中忘记了对高贵人性的追求,在日益高涨的物欲推动下,经济活动成了人生意义的终极依托,追求人性神圣的德性成了过时与多余的东西。人类过多地占有了被征服的自然的领地,却与此同时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位生态学家的话道出了现代人的感叹,他说,我越研究自然生态问题,就越感觉到这实际上是人类内在在精神危机的外部表现。失去精神内在的人才会去疯狂追逐物质外在,而越是追逐外在物质,就越是失去人的精神家园。

所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到了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20 世纪的人们开始对自己的文明进行重估和反思。有些人文学者对

科学表现出公然的敌视和冷漠,认为地球生态的破坏,世界大战的残酷,核武器、化学武器的恐怖,以及像“克隆”这样的技术带给人类文明的是更多的困惑,这一切都应归罪于科学技术。

实际上,科学技术本身是无辜的。认知理性及其科学技术,虽然从一开始就以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为目的,但在其合理范围内,这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一部分。自然和人类并不是本质对立的。人的本质力量需要外在对象化,而自然,也需要在人的理性里展现自己的永恒必然和无限领域。认识、利用自然并不是人类的错,人类的错误在于未能和谐地把握科学认知理性和人文价值理性。倘若我们一直用价值理性对认知程度和科学目的进行合理的判断、比较、选择,使对自然的攫取和对自然的给予一样多,使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对经济物欲的追求一样努力,那么,人和自然的对话就将是温和的。人在创造美好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将发展出美好的人性与人生。“真”的和“善”的、“美”的,终极本质上是不能分开的。科学的“真”如果和人类的“善”、“美”分离开来,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真正价值,并最终导致非科学。人类追求的世界绝对对应是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同样,物质文明不能以精神文明的失落为代价。人类的文明本身就应是丰富而全面的。

科学、人文发展的不平衡,及其所造成的精神的失落,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如何使科学和人文摆脱分离重新结合起来,寻找被丧失了的整体文化观,成为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人讨论的一个热点。

值得一提的是,反省人文价值理性和科学理性关系的,强调建立科学与人文平衡的整体文化观的,并不仅仅是人文主义者,有许多科学家和科学学者也在致力于这项工作。如,著名美国科学史家布鲁诺斯基(J. Bronovsky)本人是个科学家,在科学史方面又卓有成就,但他又被公认为是科学人文主义的象征。在他最著名的著作《科学与人文价值》一书中,深入阐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的思想。分析了科学力量和道德力量的关系。作为科学人文主义的典型,他代表大家指出,当今世界文明的困境,并不是科学本身的恶果,而是人们鄙弃了真